

滚：松花江

陈 杰 著



7.5
1

滚滚松花江

陈 杰 著



滚滚松花江

陈 杰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0千字 5.25印张

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300 定价：0.44元

印数：00001——116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抗战胜利后，以汉奸马静元为首的敌伪顽固分子，纠集一批特务、伪警察，组成所谓保安支队，以松花江岸炮手村为据点，企图阻止我人民解放军挺进东北。党领导的地方人民武装，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，发动群众、建立革命政权，与这伙顽匪展开了殊死的斗争，终于消灭了这股政治土匪，谱写了一曲剿匪斗争的颂歌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暗下毒手 明火执仗	乡亲遭劫难 顽匪遇劲敌	 (1)
第 二 回	摇身一变 沐猴而冠	单作舟登场 马静元出台	 (15)
第 三 回	义正词严 敌伪合流	汉奸现原形 走狗投新主	 (26)
第 四 回	花言巧语 急如星火	郑小鬼亮翅 单作舟出兵	 (38)
第 五 回	搬石砸脚 玩火自焚	一招全失算 半路遇伏击	 (51)
第 六 回	败中取胜 飞舟报警	群魔设圈套 少女急脱身	 (60)
第 七 回	同仇敌忾 荒山野岭	军民齐上阵 怒燃复仇火	 (72)
第 八 回	风卷残云 山穷水尽	区中队剿匪 马静元弃家	 (86)
第 九 回	让开大路 疯狂北进	武工队阻击 马静元还乡	 (101)
第 十 回	二狗争食 鸣枪火并	黎民受涂炭 匪首起离心	 (114)

- 第十一回 乘虚而入 武工队下山 (126)
深夜惊梦 单作舟驰援
- 第十二回 烈火冲天 顽敌急收缩 (136)
浓烟扑地 战士救乡亲
- 第十三回 骨肉重逢 痛流离别泪 (144)
兄弟相认 暗绘防御图
- 第十四回 血溅古庙 单作舟毙命 (153)
大快人心 马静元伏法

第一回 暗下毒手 乡亲遭劫难 明火执仗 顽匪遇劲敌

天一放亮，姜大叔就拄着拐杖匆匆忙忙来到炮手村外，他唯恐从石门山密营下来的同志们贸然进村，落入虎口。

姜大叔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顺大道朝前望着。突然发现从远处走来三个人。到跟前，姜大叔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李广明、范海云和郭长顺。李广明抢步上前拉住姜大叔的手：“大叔，你老人家身体好啊？”姜大叔点点头，忙问：“就是你们三个人吗？”李广明“嗯”了一声，又问：“大叔，起这么早，你老人家要往哪儿去？”“就是为了迎你们。”“迎我们进炮手村？”“不，不能再进炮手村了。”李广明一愣：“怎么？”姜大叔握着拳头朝后腰眼儿上猛捶几下：“前天把云秀打发走，我就拄着拐杖在村里绕了一圈儿。村公所变了样，‘满洲国’那块牌子不见了。换上了‘炮手村地方治安维持会’的牌子。日本人得势的时候，经常跟在腓后进山讨伐的森林警察队，不知从啥地方冒出来，前些天开进了炮手村。”李广明忙问：“他们有多少人？”“一百多人。有的扛着机关枪，有的背着大盖儿枪。当官儿的还骑着大洋马，挎着大洋刀，跟从前一样耀武扬威的。”“他们住在啥地方？”“住在街西头村公所里。昨晚上我又去瞧一次，

嘴！大门外还站上了岗。”李广明听姜大叔说完，感到情况变化得很突然。在这个节骨眼儿如果支队能赶回来，该有多好啊。一下子就能缴获一百多支枪。唉，远水不解近渴，眼下只有我们三个人。敌我悬殊，力量单薄，可不能硬往村里闯，便对姜大叔说：“看来，不能进到村里安身落脚了？”姜大叔点头说：“应该换个地方。”“你老想一想，我们去哪个屯子比较合适？”姜大叔略一思索：“到半拉屯去比较合适。离这儿十八里，奔东北方向走。”一听到半拉屯，李广明想起来了。从前队伍还在那个屯子住过，说不定还有熟人。那屯子很小，只有几十户人家。除了一户地主，全都是穷苦人。群众基础好，地势也好。一旦有事能很快撤出屯外，钻进青纱帐。李广明把自己的想法当范海云、郭长顺讲了。他二人也同意暂时不进炮手村。李广明又想一下，说：“为了不泄露我们的底细，白天暂不行动。黄昏以后悄悄进入半拉屯。”姜大叔连声称赞：“有理有理。如今又象小鬼子刚进来的时候那样，兵荒马乱，盗贼四起。就拿炮手村里的马静元来说，他当了十四年汉奸村长。鬼子垮台，立时换上了蒋介石的旗号，继续骑在咱穷人头上，乡亲们心里都憋着一口冤气啊！老海同志到底在啥地方，为啥还不赶快带着队伍回来，给穷乡亲们报仇出气呀！”李广明望望姜大叔：“你老人家先请回吧。我们进入半拉屯安身落脚之后，再和你取联系。”姜大叔又嘱咐说：“进了半拉屯，先盯住郑小鬼。他是坐地虎、地头蛇，和马静元是儿女亲家。郑小鬼满肚子都是鬼道眼，坏主意。对他可不能粗心大意。”李广明牢牢记在心里，然后告别姜大叔，和范海云、郭长顺钻进路旁的青纱帐。

原来李广明、郭长顺、范海云都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。一年之前，他们在一次与日寇讨伐队的激烈战斗中挂了花，不能随队转移，便留在石门山密营里养伤。临别时，组织上委托炮手村的老贫农姜海峰父女负责照料。经过一年多的休养，伤员都先后恢复了健康。因此，他们昼思夜盼要迅速重返前线去抗日杀敌。几个人商量一下，决定先打发许天寿离开密营去寻找队伍。可是许天寿走了一个多月毫无音信，大家都有些焦灼不安，担心许天寿发生什么意外……于是便做好了随时离开密营的准备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姜海峰老汉的女儿姜云秀匆匆地赶来了。钻进密营，她笑逐颜开地向大家报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：日本鬼子投降了，伪满洲国垮台了。三个人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胜利能来得这样快，这么突然吗？又叫姜云秀重说一遍，他们听完，也压抑不住心里的高兴，便决定立即下山，进入炮手村收缴武器，做好迎接主力部队回来的一切准备。

姜云秀走后，李广明、郭长顺和范海云在密营里度过了最后一夜。天明以后，他们跑到牺牲的战友墓前，献上鲜花，鸣枪告别，下了石门山。途中在一个小屯子里借宿，见乡亲们燃放鞭炮，欢庆胜利，他们再也合不上眼了，半夜里便整装出发，直奔炮手村而来，不料来到村外，情况却突然起了变化，他们只好暂时放弃进入炮手村的念头。

晚风习习，流云片片，疏星闪烁，时隐时现。这正是掌灯时刻。李广明、范海云和郭长顺从青纱帐里出来，顺着大道直奔半拉屯走去。他们来到屯子外边收住脚步，朝屯子里望去，夜色茫茫，一片黑暗，静静悄悄，毫无声息。三个人心里都很纳闷儿，同时也感到蹊跷。按说，正是六月三伏炎

热季节，庄稼人吃过晚饭都爱坐在院子里或大树下消暑纳凉，谈笑聊天，以此来解除一天的劳乏。此刻，半拉屯里为什么鸦雀无声呢？李广明扭头看看范海云、郭长顺：“屯子里没有声息，不知是什么征兆，咱不能冒冒失失往里闯，贴着墙根屋脚隐蔽前进。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沉着冷静。”说完，三个人都摘下步枪提在手里，顺着路边朝前走去。走进屯口朝道路两旁扫一眼，每户人家的大门都紧紧关着，院子里也异常沉寂。李广明转回身做个手势，范海云、郭长顺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。迅速拉开距离，轻落脚，迈大步，贴墙根，走小路，“噌、噌、噌”往前走了百十余步，听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人说话。三个人怕弄出声响，轻手轻脚往前摸索，来到一棵根深叶茂、枝叶撑天的大榆树下，李广明闪身躲在树后，范海云和郭长顺靠近路旁的土墙蹲下。三个人借着月光朝前面有人说话的地方望去，看见两个人影在大道当中晃来晃去，时走时停。因为离得远，声音又小，说些什么话无法听清楚。李广明心里想：情况越来越复杂了。要做好准备，随时应付突然的变化。想罢，往树下一蹲，侧身卧倒，单肘拄地，握着步枪，匍匐前进。他的眼睛却始终盯着前面那两个人影。离开大树十几步远，突然有人高声喊叫：

“呔，瞭水的，你们都瞎了狗眼，还不赶快回头看看！”喊声未落，前面的两个人影刷地躲到墙下暗处。随后传来拉枪栓推子弹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在墙下，暗处一个公鸭嗓的人骂道：“他妈的，活腻啦！还不快滚回院里去！”另一个人也嚷道：

“八成是嫌屋里太热，出来风凉风凉。”“风凉风凉，真是作梦娶媳妇——尽想美事。一进屯子就有言在先，井水不犯河水，都不要多管闲事。谁敢出屋，当心脑袋开瓢儿。”李广

明一听远处有人喊“瞭水的”，心里立时明白这是土匪的黑话。

“瞭水的”是哨兵。暗想，准是一伙土匪在屯子里抢劫，看样子人数不少。是进，是退，应当赶快拿主意。日本人侵略东北十四年，烧杀抢掠，残害同胞。鬼子垮台，老百姓还没过上太平日子，土匪又钻出来明火执仗，到处抢劫。叫乡亲们可怎么活哟！我是共产党员，在群众受难的时候，不能站在一旁袖手旁观。想到这儿，不由怒从心头起，火在胸中烧，刷地伸出枪口，还没等抠动扳机，“啪、啪”从迎面打来两枪。子弹打在路边土墙上，沙石落地，尘土飞扬。几乎是与此同时，李广明的步枪也“嘎勾”一声，紧接着传来“哎哟”一声惨叫。李广明瞪眼一看，前面大道上有一个人连叫带滚，可能是受了重伤。另一个人从暗处出来，撒开腿朝路北的院子里跑。刚跑到大门口，被院子里出来的人拦住。有人骂道：“你是个带眼儿的松花——混蛋透腔了。方圆百里都是咱的天下。蛤蟆在草棵里蹦、兔子在路边上跑，你们就开枪放炮，也不知道羞耻！到底有啥情况还值得大呼小叫的？”跑到门口的人说：“情况不明。光看那边大树下有个人影儿一闪，我们就开枪了。”又听另一个人搭话：“刚才我就看见那边大树下有人。见你们光顾闲聊，我才喊你们，都瞎了狗眼。”那人又说：“我们以为又是屯里那些穷鬼不愿在屋里闷着……”“他们人呢？”“冲我们打一枪，随后就没影儿了。”“哎哟……妈呀！”倒在大道上的人还在嚎叫着。土匪们呼喇围到跟前，吵嚷喊叫，乱成一团。有个大嗓门儿的人，冲着大树这边喊：“当胡子遇见劫道的，今天算是栽了。喂，朋友，你报个蔓儿，咱们来日方长，后

会有期。骑毛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！”

李广明听对方又在讲黑话，肯定是土匪在屯子里抢劫。听他们的口气，在这一带还很有势力。不然，决不敢明目张胆，大呼小叫。便凑到范海云、郭长顺跟前低声说：“我们是人民子弟兵，群众遭难，我们要挺身而出。不过，也不能盲目冒险。你二人在这里隐蔽埋伏，如果土匪敢往前闯，你们要顶住。他们聚众硬冲，你们就边打边撤，撤出屯子就钻青纱帐！”范海云问：“你到哪儿去？”“我绕到土匪背后去迷惑他们。咱把他们赶出半拉屯，就算完成任务。”

李广明部署完毕，便贴着墙根往北走，从一座院落后面斜插过去。攀上一棵歪脖子柳树，登上墙头，朝土匪们聚集的大门外望去。土匪们仍在那里七嘴八舌，吵嚷不休。仍然听不清楚他们讲些什么。李广明轻轻端起枪，对准土匪群抠动扳机，“嘎勾”，“啊——妈哟！”又有一个土匪应声倒下。其余的人象马蜂炸窝似地连吵带嚷，喊爹叫娘：“不好啦！咱们钻进人家设下的天罗地网啦！快撤呀！”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朋友，总有一天要算清这笔帐！”土匪们正在吵嚷着，从大树附近又连响几枪。书中暗表，这是范海云和郭长顺冲土匪开了火。

土匪受到两面夹攻，早已懵头转向，全都撒开双腿，自寻生路，顺着大道朝西南方向狂奔而去。范海云对郭长顺说：“咱摸不清土匪的底，土匪也摸不清咱的底，这叫麻秆儿打狼，两头害怕。趁着他们逃跑的节骨眼儿，咱们追吧！”

“对，应该追！”两个人一煞腰，跟在土匪后面，“噌，噌，噌”朝前追去。为了迷惑土匪，他们还边追边喊：“前面的人赶快截住。谁放跑一个就拿谁垫背！”李广明听到喊

声，站在墙头，遥相呼应。“放心吧，跑了兔子不打围！”随着话音又朝土匪连打几枪。接着又传来土匪的喊叫声。李广明心里想：这几枪没白打，肯定有人轻则带伤，重则丧命。

再说范海云、郭长顺还在土匪背后紧追不放。李广明怕他们再追下去吃了亏，赶紧跳下墙头，抄近路迎头赶上，说道：“别追了。土匪们还蒙在鼓里，一旦露出破绽，他们就杀回来。”范海云、郭长顺一听，赶紧收住脚步。李广明又说：“方才土匪们都聚在路北的院子里，有人守门，有人放哨，不知他们葫芦里装的什么药，咱得进去瞧瞧。”三个人说着，转身返回来。走到土匪们聚集的大门外面，看见地上倒着三个人。两个躺在大道中间，一个靠近大门。李广明感到奇怪，刚才在月光下看得很清楚，有两个土匪被我们打倒。现在怎么变成三个？范海云走到大门旁踢一下躺着的人。既没反应，也无声息。蹲下一看，子弹穿胸而过，早已断气。血水还象喷泉一样流着。死人手里死死地攥着一支德国造大镜面盒子枪。范海云拣起枪，又从死人怀里摸出几联子弹。另外还有个硬梆梆的东西，伸手一摸：“嘿！这小子还带着双家伙哪！”拿出一瞧，是一支马牌“槽子”。赶紧掖在腰里，来到郭长顺跟前，一看郭长顺身上也多了一支步枪，便说：“你弄一支大的，我弄两支小的。”随后，踢着躺在脚下的人，又问：“这小子死没死？”郭长顺笑道：“刚咽气。子弹穿透肚子，连粪都打出来了。”范海云蹲下一瞧，果然不错。土匪临死，双手还捂着肚子。血顺着指缝往外淌着。两个人互相望一眼，又来到李广明跟前。

李广明脚下也躺着一个人。这个人反绑双手，仰面朝天。指头粗的麻绳好象毒蛇一般，左一道右一道在身上缠



着。头上套着一条麻袋，没穿上衣，裤子被扯得稀烂，光着两只大脚，胸脯一起一伏，胳膊上的肌肉不停地颤动着。这明明是个庄稼人，为什么要遭到土匪绑架抢劫，是家里有钱？还是得罪了土匪？李广明挖空心思，也解不开这个疑团。他望望范海云：“先给他松绑！”范海云把步枪递到李广明手里，然后蹲下给被害者解绳子，揭掉套在头上的麻袋，说道：“快起来吧！”被害者很刚强，双手拄地，猛一侧身，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，叉开双腿，气势汹汹地站在范海云面前。李广明从一旁跨过来冲那人打量一眼，只见他二十几岁，大高个儿，宽宽的肩膀，高高的额头，两道浓眉，一双大眼，高鼻梁，厚嘴唇，四方大脸，面带憨厚。他浓眉倒竖，怒气满腔，两只大手紧紧地攥着，简直是一对钢骨铁拳。李广明心里暗想：这人真象《三国》里猛张飞，《水浒》里黑李逵！

此刻，被害者也在凝视着李广明。他眼射怒火，紧咬嘴唇，好象在说，看你们把我怎样处置。李广明也看透对方的心意，便和颜悦色轻声地问：“你是做什么的？刚才逃跑那些人是土匪吗？”被害者一言不发，仍然直挺挺地站着。李广明料到他没弄清他们的身份之前，决不会轻易吐露真情实话，便说：“老乡，我们是抗日联军，有啥话你就说出来吧。”被害者似乎有些不相信。旁边的范海云忙插口说：“海支队长的队伍不是在你们屯里住过吗？”被害者一听海支队长，仿佛是满天云雾散，心开两扇门。他低下头看看两个死去的土匪，用手揉搓几下捆得发麻的双臂，粗声大气地说：

“我是个庄稼汉。”他抬手往院里一指：“这就是我的家。”李广明又端相一下，笑道：“看你有些面熟啊……”“听你

口音也是这一带的人。”“对。我是炮手村的人，离家日子长，有些面熟也不敢认啦。”“嗯，我看你也有些面熟，一时之间真懵住了。”被害者说着，一把攥住李广明的胳膊：

“走，有话屋里去说。”两个人手挽着手往屋里走。范海云一看，便对郭长顺说：“你在外面警戒，我跟进屋里，防备发生意外。”

屋子里面没有灯火，满目漆黑。真是伸手不见指，对面不见人哪！不知被害人在啥地方摸到一盒火柴，“嚓”地一声划着火。走到窗台前，点着油灯碗。屋里顿时有了光亮。墙旮旯还是黑乎乎的啥也看不清楚。李广明朝屋里扫一眼，见房屋年久失修，墙上泥皮早已脱落。里间屋是对面炕，地中间堆着一些破烂家具，北炕稍杂乱无章地放着一些坛坛罐罐。看样子主人是睡在南炕，炕上没有被褥，也没铺炕席，只是在靠近窗台的墙角，堆着一摊乱蓬蓬的棉花套子。李广明正在看着，被害者忙说：“请坐，请坐，快请坐。”李广明挨着炕沿坐下，借着灯光看清主人的模样，绞尽脑汁，苦思苦想，忽然间想起来了，忙脱口叫道：“李长栓！”

主人听对方喊出自己的名字，目光刷地射在李广明脸上，试探着问：“你是李广明吗？”“是呀！”“我的好兄弟！”李长栓一头扑过来，紧紧抱住李广明：“你到底活着回来了！”李广明望着李长栓那湿润的双眼，说：“日本人不垮台，咱们一时半晌还不易见面。”李长栓揉揉眼睛：“这几年你都待在啥地方呀？”“唉——”李广明长叹一声，接着说：“那天马静元抓我出劳工，派十几个人把我家围得风雨不透。我真急了，摸起一条扁担，喀嚓踹开门，打出条血路奔向石门山投了抗联。这几年跟着海支队长在深山密林里打

游击，一直打到鬼子投降！”“你们回来多少人？”李广明一想，眼时下情况很复杂。虽然李长栓是忠诚可靠的基本群众，万一不慎，泄露我们的底细，土匪知道准来报复。便隐瞒实情，说道：“我们是先遣队，大队人马还在后边。”李长栓一听，乐得合不上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大队人马一到，先去炮手村逮住马静元，给受苦的乡亲们报仇雪恨哪！”李广明点点头：“一定给乡亲们报仇雪恨。长栓，那帮土匪到你家里来干什么？”李长栓皱起眉头，打个咳声：“兄弟，咱都是土生土长的老乡亲。从我懂事那天起，家里就穷得没有隔夜粮。日本人倒台，心想该过几天好日子了，谁料到又来了国民党。这帮人和日本鬼子一模一样，在光天化日下又夺又抢。乡亲们又遭了殃啊！”这番话说得李广明茫然不解。忙问：“国民党是从哪儿来的？莫非是从天而降？”“不是从天而降。都是地头蛇，活阎王。”“你说的是炮手村的马静元？”“对，鬼子一倒，他就改换旗号，变成国民党。”李广明一听气愤填膺，怒火满腔，“砰！”一拳砸在炕沿上：

“马静元是汉奸，国民党八年抗战一枪未放，专门制造磨擦打共产党。他们见了日本人撒腿就跑，如今蒋介石还在四川峨嵋山上。”“这咱老百姓还不清楚。马静元的所做所为，还象在‘满洲国’当村长的时候一模一样。”“这么说，绑你那些人都是马静元的打手喽！”李长栓点点头。李广明又问：

“他们为啥来绑你？”“因为几句话和他们结下仇！刚才来的那帮人都是‘满洲国’的森林警察。前几天悄悄钻进炮手村投在马静元怀里，做了维持会的看门狗。整天打着维持治安、保护乡里的旗号，东屯里串，西屯里走，派粮派款，要酒要肉。乡亲们砸锅卖铁也得供给他们吃喝。谁不听摆弄就